



随笔 SUIBI

闲话

记忆深处的国庆节

李仙云

在这木樨飘香,红枫漫舞,彩菊俏绽的秋日,我们迎来了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街道两侧已悬挂了鲜红的五星红旗,到处张灯结彩,一派喜庆祥和。公园里,老人们悠闲地踱步赏花,恋人们挽手落座于翠竹掩映的长椅上,孩子们则追逐嬉戏,或坐在旋转木马上开怀畅笑。阳光丝丝缕缕静撒于石桥上,金色的亮光折射出几分古意盎然和岁月印痕,美景唤流年,我的思绪也不由得穿梭于那些记忆深处的国庆节。

编排文艺汇演。至今还记得,哥哥他们站着表演的节目是集体大合唱《我的中国心》,我当时还纳闷,为何后面的演唱者总盯着前排的后背看,转身的一刻,台下像炸了锅,原来他们背上都“背”着歌词啊,一转身,白纸黑字全露馅了。那次,我们身着朝鲜族服装跳《彩云追月》,在舞台一侧看到台下黑压压一片,我紧张得腿肚子都抽筋,上台表演时,灯光一亮,竟全然看不到台下,我们跟随着音乐的悠悠节拍,竟比每次彩排都跳得完美,大家默契配合还算妙曼地舞出了风采,一曲结束,台下掌声雷动。

儿时和父亲在省城,记得那年国庆节放假,“秦腔迷”的父亲竟弄到了西安易俗社的戏票,他满心欢喜要带我去看秦腔现代剧《血泪仇》,可我闹腾着要去兴庆公园划船,父亲拗不过我,一大清早就带我去兴庆公园,那是我第一次坐船,父亲划着船桨,小船儿在湖中荡荡悠悠,几次站立不稳,我都跌坐在父亲怀里。下午,父亲又牵着我的手,兴致浓浓乘电车去看戏。当几位秦腔名家出现在台上,台下竟是雷鸣般的掌声,父亲更是激动得把我搂在怀里,不停地告诉我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名角呢,年幼不懂戏之乐的我,弄得父亲像是“鸡对鸭说”。可看到王厚仁一家,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得家破人亡,幼小的孩子都没了亲娘,我哭得像个泪人。当王厚仁携家人投奔陕甘宁边区,日子终于苦尽甘来,我长舒一口气对父亲说:“这下不用再怕了!”父亲对我竖起大拇指夸道:“我仙娃也能看懂戏了!”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场部已有了彩色电视机,那年国庆,在逼仄而拥挤的场部会议室,我挤在人群中看国庆大阅兵,当女兵们英姿飒爽地走过天安门广场,看得我热血沸腾,神往不已。第二天我就对父亲“郑重宣布”,我长大了也要当兵,父亲摇摇头叹道:“真是孩子,想起一出是一出。”1999年国庆,那年我儿子刚满10个月,恰逢国庆50周年庆典,这场世纪大阅兵,看得人激情澎湃,看到海陆空三军的阵势和我国国防和现代化军事力量的发达,真让人为祖国母亲自豪!连抱在母亲怀里的儿子,都不哭不闹,睁着大大的眼睛看得直拍小手,嘴里还嘟嘟囔囔地喊:“好!”

我的少年时代随做狱警的父亲在陕北度过,在那偏僻而人烟罕至的大山深处,每逢国庆节,场部和学校都会

“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永远没有忧虑,永远宁静……”耳畔不知何时飘来这首歌,也让我瞬间从往昔的岁月“穿越”而回,是啊,70载风风雨雨,我们迎来今天的盛世和平,惟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故里

北大思乡记

陈晔皓

撇开这次不谈,我一共去过四次北京。第一次是年尚幼时的旅游,如今记忆已经颇少甚至零碎;第二第四次目的均是考试,也无甚好谈。稍有可书之处是第三次,那是去年的夏天,我到北京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夏令营,仅是短短七天,我便沉溺于这座园子里的风物无法自拔,爱上了这里的楼阁,爱上了这里的草木,爱上了这里的一切。七天里我一直在循环一首挺欢快的歌《Unbelievable》,我在燕园中生活学习,与各地来的精英们交流,还有这如画一般的景色,一切像歌名一样,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离开之时,我脑海中的想法只有一个:这座园子,我看一辈子都不会厌。

的空气挤压殆尽,我在这股孤独中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我喘不过气来,我感到窒息。这种感觉在家人离开北京回去之后变本加厉,我置身于这座行色匆匆的城市,这里没有家乡的蓝天,没有家乡的吃食,没有家乡的闲适悠然。每个人都奔跑着,我看着他们奔向四面八方,忘了该往何处迈步。我开始贪婪地思念着家乡的一切。

西晋张翰在秋风起时想起了家乡的莼菜羹和鲈鱼,我却在心宿还未西移时便念着家乡的食物。我想念街边酥脆的洋芋,在底部焦黑的大锅中翻滚;我想念烧烤摊一元一串的肉串;我想念小巷中黏稠的稀豆粉。在精致的海淀,没有这样沾满烟火和尘埃的吃食。

后来我终于如愿成为了这座我永远看不厌的园子的一份子,就在如愿以后我才突然发现,我永远看不厌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我那蜷缩在西南边陲的小县城,我的家乡。第五次来到北京时我如被春雷惊醒一般意识到这一点,在我踏出机舱,踏上首都的土地时。

家乡盛产一种工艺品,唤作斑铜,以铜器上布满亮斑而得名,既带着山中男子的豪迈,又有南方女子的秀美。它是家乡的文化符号之一,又是家乡人与家乡相联系的纽带。会泽像是铜器,每一个会泽人则是其上的亮斑,铜器没有亮斑则不能称之为斑铜,正如会泽不能没有她的儿女;亮斑离开铜器即是尘埃,正如家乡人不能断了与故乡的联系,无论在何方。

当我的右脚率先踏上舱门外的铁梯,发出一声沉闷的响,我原以为我会踉踉跄跄志意气风发,结果却只有茫然和宿醉后的晕眩,前一晚还在与一众好友推杯换盏,半天之后却已身处他乡,似乎我的雄心壮志在昨晚随我醉倒在家乡平淡而淳朴的夜中,我已出走,它却一直没有醒来。

虽然思乡,但也是家乡在支持我前行。我的血脉是以礼河的支流,我的筋骨是乌蒙山的延伸。即使我身在异乡,这里也有一条无形的线,跨越群山和山河,透过乌云和阴霾,将我和那个滇东北的小县城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机场到酒店的经过在我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记。透过车窗的有色贴膜向外看,夕阳变成了诡异的妖冶的血红色,周围的云燃烧着,火焰也是诡谲的红。父亲坐在副驾驶上,操着不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对着电话听筒高声说我们到了;妹妹不习惯这里,在母亲怀中哭闹不止,任母亲如何安抚也不止息;司机用京腔不耐烦地提醒,让我们不要弄脏他的垫子;我沉默地看着窗外一样被染红的树木飞速倒退,一只耳朵上挂着耳机,里面放的是一首《500 Miles》。可我离家,又何必五百英里呢。

滇人一直有一种不服输的犟劲,被孤独和迷茫击倒无所谓,滇人总能站起来,带着山一般的铮铮气概,沉默着再度前行。

一股孤独感猛然攫住了我,将我周围

虽身处异乡,但总是要向前迈步的,经历磨难的洗礼,才可铸就崭新的辉煌,正如几百年前,家乡人在烈焰与烟尘中,铸出了那枚嘉靖年间最为豪迈的铜币。

十分幸运,宿舍的阳台朝南,这样我可以在每日朝阳初升,或是月朗星稀之时,朝家乡投去漾着眷恋的一瞥,她定会回以微笑,跨越两千公里的阻隔,与我对视。那座小城,我一辈子都不会厌。

万物

沧桑的耳朵

曹春雷

去郊野游玩了一次,回城后才发现,裤脚上竟然附着一枚苍耳子,我把它摘下来,摁进花盆的土里,希望来年春天,它能破土而出,给我一簇绿色的惊喜。我相信,偷偷跟着我进城的这枚苍耳子,和我是有缘的。

草,回家后,总会发现裤上粘着几枚苍耳子,便一枚一枚摘下来,随手扔了,来年春天,院子里会多了几株苍耳的幼苗。我家的黄狗,在田野里追逐野兔,往往无功而返,身上却多了一层苍耳子,就像变身成了刺猬,惹得我哈哈大笑。

苍耳,在我们老家叫“蒿子”。我在大学里读《诗经》,“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一位女子,采呀采呀采卷耳,半天不满一小筐。因为想念远方的心上人,以至于把筐都弃在大路旁了。

祖母在世时,常为别人治疗鼻炎。她让我去田野采来苍耳子,放进石窝里,一点点捣碎,然后倒进麻油、香油,搅成糊状,让人塞在鼻子里,用不了多久,那人就会回来,高兴地告诉祖母,鼻炎好了。邻家二牛胳膊上长了癣,祖母将苍耳的茎叶捣烂了敷上,竟也治好了。如今,故乡野地的苍耳,秋日里依然漫山遍野,祖母却已去世多年了。

那时我才知道,这多情的卷耳,又叫苍耳,其实就是蒿子。那一刻我很惊喜,来自老家乡野的蒿子,在我离开村庄求学的日子里,竟然一直埋伏在《诗经》里,在这个城市的校园里,以这样的方式与我相遇。

这枚我带回城里的苍耳子,我希望它能在高楼上的这个花盆里,生根发芽,让我能够时时贴近这“耳朵”,倾听时光的回响,感受岁月的沧桑。

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叫苍耳或卷耳呢?无论是叶子和种子,都看不出耳朵的形状。后来我想,为这种植物命名的古人,大概希望它能穿越重重岁月,倾听历史的声音吧。

它更应该叫“沧耳”。沧桑的耳朵。小时,经常和苍耳子打交道。

在村小学读书,去校外的野地摘了苍耳子,带回校园里,课间时偷偷扔到女孩子的头上,苍耳子有刺,牢牢扎在头发上,女孩子摘时揪得发根疼,于是就哭着到老师那里告状。自己屁股上挨几下教鞭,是免不了的了。

傍晚放学后,挎着筐子去田野割猪

康复故事

马明仁膏药铺 让我终于不再拖累家人了

开了一辈子出租车的孙师傅在7月份正常出车的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腰部疼痛难耐,就连刹车都是孙师傅拼劲全力才踩到底的。

一次,孙师傅的妻子在下班回去的路上看到了街边正在开业的马明仁膏药铺,店里有试贴的活动,于是就搀扶着孙师傅到店里进行贴敷膏药,进去之后,孙师傅还没有开口说话,店员就说,“您这是腰椎间盘突出吧,躺床上,我先给您试贴一个,看看效果再决定。”

原本还算过得去的家庭因孙师傅的腰痛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孙师傅有一个女儿上大三,妻子早早下岗之后就在超市当着理货员,原本孙师傅一家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是由于孙师傅的腰痛先后在昆明的多家医院检查之后,医生只说是长期开车导致的腰椎间盘突出,在医生的建议下,孙师傅开始吃药、按摩、牵引,前后花了不少钱,但是不但没有好转,孙师傅还出现了尿频尿急痔疮等并发症,这让孙师傅感到羞愧难当。

就这样,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孙师傅只感觉腰部又痒又热,但是更多的是舒服,这时,店员走过来帮孙师傅把膏药揭下来,孙师傅直接跟店员说,“我就在这治了。”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孙师傅坚持每天都来店里按摩理疗,并贴敷膏药,渐渐地孙师傅的腰好多了,又能出车养家了。

春城晚报

开屏新闻App 定制生活 即刻开屏

